

民俗

第三集

庚 俗

合订本第三册

上海书店 影印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歌謠專號

(二)

目 錄

插圖(三)

台山歌謠集序	顧頡剛
福州歌謠甲集序	何途
舍山歌謠集自序	陳元柱
福州歌謠甲集序	顧頡剛
福州歌謠甲集序	容肇祖
介紹並譯述兩首英文小歌	李賁英
一首俄國民歌	李賁英
閩南長汀的童歌	馬雲章
廣西兒歌二首	馬益堅
歌謠四首	馬益堅
情歌(流行嘉應五屬)	張浮萍
潮州兒童歌	昌祚；鳴盛
東莞童歌五首	徐麥秋
陸安童謡兩首	亦夢
象縣山歌三首	覃鐵衣
月的歌	黃詔年
從上海「民衆日報」得到民間歌謠及歌謠的故事	謝雲聲
東莞歌謠一束	袁洪銘
五華鄉村童歌五首	梅山
東莞童歌二首	李蔭光
合浦民歌	潔瀟
梅縣民歌	鏡放
瓊崖黠歌二首	瓊崖人
瓊崖戀歌	瓊崖人
瓊崖童謠一首	瓊崖人

台山歌謠集序

顧 頤 剛

中國搜集歌謠，已有十年的歷史了。民國六年，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諸先生在北京大學裏發起歌謠研究會，徵集歌謠，一時投稿的人很多，由劉先生整理稿件，他把最有趣味的先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每天一首，看日刊的都看得高興，因此投寄的稿更多，到民國十一年，他們經已徵集到二萬首了，係出了一個歌謠週刊，分類登載。不幸出了兩年半，因經費支絀而停版；到近來這幾年，北平的政局翻覆了許多次，北京大學無形停頓了，他們的歌謠研究會也自然消沈下去了。

可是北京大學的人運動了這幾年，雖然受了政潮的壓迫以至消沈，終于薪盡火傳，這個運動擴大到全國了。最顯著的，便是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出版的民俗週刊和民俗叢書，接續了這個運動，其他雜誌裏，日報裏，也常有數首以至數十首的登載，無論是文學家，民俗家，教育家，對於歌謠是一例地注意了。

陳元柱先生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已深切地感受了這個潮流，學成之後，回到本省，在台山中學擔任教席，就在台山徵集歌謠，不到半年，編成了這一冊。

凡是一種運動，開始的時候固然有賴于幾個領袖，但是一件事情要做得完滿，工程總是很大的，決不是幾個人可以包辦。到這時，必須各地方人自己起來幹，纔有成功的希望。搜集歌謠的

運動，最初不過北大幾個教授而已；他們開創責任已經盡了，我們如果對於他們表同情，必須切切實實地做成一小部分的工作，等到部分的工作做得多了，自然會生出若干個綜合研究的人，到了綜合研究成功時，我們纔可以說這個運動是成功了！

所以我們現在，對於這個運動應當認清一個目標，便是：各就近便的地方（或本鄉，或服務所在）盡量地搜集，以待將來的人的綜合研究。

新式學校設立多了，小孩子都唱學校的歌了。生計壓迫日甚，壯年的人也無心唱歌了。所以現在不搜集。數十年之後即有完全失傳的危險。我們生當這個存亡絕續之交，如果不忍使牠們失傳的，還是趕快起來幹罷！

廣東省的歌謠集，依我所知，劉萬章先生的廣州兒歌甲集第一種，陳元柱先生的這本書是第二種；以廣東省地方之大，人物之多，難道只讓他們兩位專美嗎？廣東的文學家，民俗學家，教育學家呵，你們快起來，快起來，十年之內把廣東全省的歌謠都編好印出了！

顧頽剛十八，一，二。

福州歌謠甲集表

何 遂

魏應麒先生以所編福州歌謠甲集告成，囑我做一篇序。

我對於我的家鄉——福州，差不多可以說沒有研究。我的福州話，是隨着我的家族在舟車或者流寓別處學的。我兩三歲即在四川，隨後回過福州一次，是六歲至十歲。自此又作轉徙的生活。十五歲至十六歲雖仍回來福州，但是在武備學堂讀書，沒有機會去同一般社會接觸；所以叫我寫福州的事情，或者是不甚正確的。

我記得兒時由我母親口授給我的歌，至今依然時時浮於我的腦裏。有一首說：

真鳥仔(小麻雀也)，
啄波波(波菱菜也)，
三歲孩兒惟(能也)唱歌。
惟(不也)是罷奶(父母)架(教也)奴唱，
是奴腹老(肚裏也)通窿哥(聰明之意)。

幼時情態活躍紙上，這是何等地天真爛漫呵！又一首道：

真鳥仔，
啄瓦墘，
奴哥毛姆(毛，無也；姆，妻也。)三十年。
看見街中仇討姆，
奴哥目涙(眼淚)掛目墘。

這一篇置之樂府中，良不多讓！又記有一首道：

月光光，

照池塘，
跨竹馬，
過橫塘（按福州有黃塘，洪塘而無橫塘，疑傳聞異辭）
橫塘水深不得渡，
舟子撐船來接郎。

（ 頗按：這首是福州無人不知道的好歌，我所聞的是，「月光光，照池塘，王郎騎馬過黃塘。黃塘水深不得渡，小妹撐船來接郎」。與此微有不同，恐係傳聞異辭。又，彷彿聞故老說，這是戚繼光破倭時所用的口號，未知是否？）

我以為這一首可以媲美「長干行」！

福州歌謠中像這樣饒有詩意的，却也不少！得魏君蒐集起來，使我與久不相接的家鄉作快美的神會，真不覺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哩！

何遂 一八，二，五于黃浦學海樓。

台山歌謠集自序

陳 元 柱

現在黨國對於農村生活，主張切實地改良了；欲有盡善盡美的改良計劃，必先明白農民的痛苦和其思想，欲知農民痛苦和思想，一定要徵集歌謠；因為歌謠多半是農民所吐出的東西，就是農民思想的表現。

台山歌謡集自序

我本負着黨國研究改良農村生活之計劃的使命而徵集歌謡，還負着擴充「北大」主張平民文學運動的責任而徵集歌謡；這次徵集台山歌謡的結果，共有二百餘首，謎語有十七首，讖語一首，以自己眼光選出二百首，先彙編成冊；其餘數十首，容後付印；我本想將這集印做「台中」叢書之一，因為這歌謡多半是台中同學諸君所寫出的，而因自己印費困乏，實難如意呵！現得容肇祖先生介紹入中大民俗學會，得該會審定為民俗學會叢書之一種。

台山一縣的歌謡，如此之多，實出人意料之外了，全國若縣縣有歌謡集，把各縣的歌謡集而歸納和整理，彙集成書，可算是吾國空前沒有的平民文學叢書了。我此次編輯這集，自覺得台山縣的歌謡很有特色，就是台山民間對於「金山客」「中秋節」等歌很多，其意思也有互相出入，大概就是這鄉村歌這首，那鄉村歌那首，就發生空間問題的研究；不然，這個時代歌這首，那個時代歌那首，就發生時間問題的研究，請參查第一首至五九，七九，八七，八九，一二四，和三，九，十一，二九，三二，三五，一五六等首的歌，自然明白的；我是外人而編輯台歌，其錯誤的地方，自知不免！很希望大家起來批評罷。

趙元任博士奉中央政府大學院命令來兩粵調查方言，本年一月十八日來台，實地調查四邑的言語，吾乃蒙他的指導，還蒙梁漱溟顧頡剛容肇祖等先生的題書和做序，更蒙台人黃鐵錚阮剛父余維明雷耀廷溫凌霄陳宗海諸兄的幫忙，都是十二分感謝！

一八，二，五。寫于江門市。

福州歌謠甲集序

顧 頤 剛

當民國八九年間，北京大學初徵集歌謠時，原沒有想到歌謠內容的複雜，數量的衆多，所以只希望于短時期內編成「彙編」及「選粹」兩種；彙編是中國歌謠的全份，選粹是用文學眼光抉擇的選本。因為那時徵求歌的動機不過想供文藝界的參攷，為白紵歌竹枝詞等多一旁證而已。

不料一經工作，昔日的設想再也支持不下。五六年中雖然徵集到兩萬首，但把地圖一比勘就知道只有寥落的幾處地方供給我們材料，況且這幾處地方的材料尚是很零星的，哪裏說得到「彙編」。歌謠的研究只使我們感覺到它在民俗學中的地位比較在文學中的地位為重要，逼得我們自愧民俗學方面的知識的缺乏而激起努力尋求的志願，文學一義簡直顧不到，更那裏說得到「選粹」。

於是我們把原來的計劃放棄了，從事于較有條理的搜集，這便是分了地方出專集。

當我們出了幾冊專集之後，就有人勸我們道，『照這樣子出下去，就是出到一千冊也是不會完的。你們何不研究完了再出版呢？』說這話的人，固然是一番好意，但他沒有身親工作，實在

不知道工作上的需要。

凡是一說到學問，大家就責望它有系統，這本是不錯的。但系統何自來呢？它能像天書一般的掉下來嗎？既沒有現成的系統可用，於是不得不努力研究，在事事物物的各個體中去尋出它們的關係和因果，列成一個系統。但是事事物物在哪裏呢？它們也不會說來就來的，有待于我們努力搜集。所以在研究學問上，搜集材料是第一步，整理材料，求出其系統是第二步。這雖說是兩步，其實距離遠得很，經沒有材料到材料完備不知道要費多少力，從粗疏的系統到精密的系統也不知道要費多少力。一般人徒見結果的可美而忘却創業的艱難，只想一脚跨上天，天下哪裏有這種便宜事！弄到底，他們的系統不過是教科書式的系統而已。但教科書式的系統也是學校教師從無數學者研究學問的結果裏擷取得的常識，假使沒有各種專門學者辛辛苦苦把許多個別的事物作頑細的研究，他們又何從得到教科書式的系統來敷衍學問門面！

上面這一段話，並不是我離題太遠，實在我要大家知道：研究學問是一件極難的事，起初要搜集材料，後來要從繁雜的材料裏求出簡單的系統，這纔是真實的學問工作。沒有材料的系統是假系統，就是從許多專家的研究結果裏擷取出來的系統也只能算常識，說不到學問。

所以我們現在，範圍小一點研究歌謡，範圍大一點研究民俗

學，暫時只能低着頭尋材料，從所得的材料裏隨時貫以粗疏的系統，千萬不要希望早日成功。——成功是我們的目的，然而達到這個目的須有必經的路程的，這路程只得一步一步地走去，心急不來。如果到你命終時還沒有走到，只要你有成績，你不用惱，反正有人繼續你的脚迹而前進的。

分了地方出專集，這是搜集歌謠的最好辦法。因為這樣做去，有固定的小範圍，有固定的工作者。只要這一個人肯對於這個地方負責任，並且託定幾個人幫助工作，奏效是極快的。一本一本本地出下去，總有搜集略備之一日。你這樣出，鄰地自然也會聞風興起。你得到了本地的材料，可用本地的風俗，傳說，方言等等作注解，進而作分類的研究；你得到了鄰地的材料，便可和本地的材料作比較的研究。愈推愈遠，研究的工作便可繼日增高了。

何以一定要把這些材料印出來？因為這是保存材料的一個最好方法，又是提起別人研究興趣的一個最好方法，也是供給別人研究材料的一個最好方法。你弄到若干材料，關在書桌裏，這些材料的生命也被幽閉着。或許過了幾時，你的興趣衰息了，把這些材料丟棄了，別人始終瞧不見。你若肯把這些材料印出來，一方面當然要加上自己整理之功，一方面又是把這些材料公諸社會，它的生命永在擴大之中，不像放在家裏的易致亡佚了。專集出得多時，有志研究的人自然會因取得材料的方便而逐漸完成研究。

的工作。到這時纔有真的「歌謠專家」出來，——現在這個名號任何人都不配稱！

在現代研究學問，應當把自己看作學術界中工作的一員。不論是大將和小卒，工程師和小工，都是一員，都有工作可做。分地編錄歌謠專集，就是在這民俗學運動的時候盡一員的責任。這個責任是大家有資格擔當的。

朋友，你肯擔當這個責任嗎？你有志作奠定民俗學基礎的築塊石頭嗎？如果你是點首的，那麼，取法不遠，就在魏應麒先生這一本福州歌謠集上！

十八，二，一，

福州歌謠甲集序

容 肇 祖

兩年前，我和顧頡剛先生等曾經到過福州，住了一個多星期，對於福州的風俗及語言，自然沒有很深刻的印象和瞭解。

福州的言語煞是難懂，我現在除「福州人」三字的讀音之外，就是十個數目字的讀音也要遺忘了！說到風俗，一些諸娘的頭一，帶酸性的菜湯以外，真說不出什麼？或者還有一盃「粉」，我和頡剛先生在一箇民衆的飯館裏食的，也可以說有一點子的印象。其他買過的小孩玩物也記憶不清了！

我的記性真薄弱，但不薄弱，所得又是多少呢！一個外處人

到一處新的地方，除了表面的驚奇，要探討裏面的真實狀況，決不是十天八天可以得到的。然而本土人也難一一的告訴外人，安習的故常，要說也是難於說起。要是一點一滴的細數家珍，有時却忽略了重要的東西——外界人所以爲的——不說了！

日常的生活，在平民中和士大夫中是不同的，惟有童歌是沒有階級分別；人們的性情也有掩飾的地方，惟有民歌是赤裸裸的表現。言語及風俗，自然是以歌謠裏面的表現爲最真。我讀了魏應麒先生輯錄的福州歌謠甲集，真是增加了我不少確實的關於福州的風俗和語言的印象。

從風俗方面看，這部歌謠真告訴我們不少的事情，關於婚姻的，如一五八首以下，至一九五以前，可以給我們一種最好的印象，如下：

看新婦：1. 手拍房門；2. 故不開門；3. 媽媽（即喜娘）開門。

4. 親戚齊進；5. 請出新人。

鬧房：1. 看新人；2. 難新人；3. 難新人的知難而止。

開筵席：1. 燃龍燭；排酒席，有十二小碟。

撒果子：1. 紅棗；2. 花生；3. 榛乾；4. 瓜子；5. 寶圓，即桂圓。

拋帳：即撒帳。

關於迷信的，如一五七首：

天靈盤，

地靈靈，
收驚娘奶第一靈，
乞貓驚，
乞犬驚，
乞雞驚，
乞鳥驚，
乞牆驚，
乞壁驚，
我你都不驚！

魏先生的注說道：

閩俗小兒遇有驚癇時，其母每作此種厭勝。其法，在臨水陳太后(神名，民衆尤其是婦女極信奉之)像前，量米一杯，用布包之，頻頻搖動，唱是歌。少頃，開布視米，覺有低淺乃添米使滿，復包復搖，復開復添，復唱，終至杯中米緊滿添無可添時始止，謂此時「驚」已被陳太后「收」矣。這種壓驚的方法，使我聯想到東莞的「喊驚」，用小孩子常穿的衣一件，刀一把拍響，蔗枯或乾草燃着，初時一手撒米，一手將衣在火光上搖着，喊道：

東方米糧，南方米糧，西方米糧，北方米糧，

四大五方米糧，

某年某月某日阿某(小孩名字)同年(卽魂)來歸呵！

請到九天玄女，接魄童郎，
俾返阿某肝胆來歸，
來歸覺醒覺瞓，
覺醒覺乖，
一覺還一覺，
二覺到天皓。
豬狗六畜嚇起驚，
貓兒老鼠嚇起驚，
圓毛三十六般驚，
扁毛三十六般驚，
大聲小怪嚇起驚，
四眼八鼻嚇起驚，
亞姑亞叔嚇起驚，
亞姨妗舅嚇起驚，
亞姊亞妹嚇起驚，
亞嬪伯娘嚇起驚，
擒高跌低嚇起驚，
行左擅右嚇起驚，
有遇着驚，
無遇着嚇，
嚇得久，

歸得快，
併返阿某同年來歸呵！
左門官，
右土地，
招魂童子，
帶魄童郎，
斬開地皮剷地獄，
斬開地獄贖真魂，
一魂歸，
二魂歸，
三魂七魄就歸齊，
某某同年來歸呵！
來歸六脈安然，
食茶甜，
食飯香，
來歸長骨生肉；
來歸紅顏蒼壯，
紅氣加添，
來歸隨年長大，
體日長乖；
來歸福爹旺母，

福兄旺弟，
福姊福妹，
根基穩養，
壽命延長；
來歸一片光輝，
一團和氣。

白米宿宿，
同年歸屋，
白米行行，
同年歸房，
某某同年來歸呵！
認得衣衫穿著過，
魂魄就從衫帶歸，
補歸呵！
補歸某某唔使驚，
唔使狂，
補歸某某同年來歸，
咁回頭毛鬚白呵！

這種壓驚法，用米，數說各種驚，末了歸到某某不驚，大概都是從巫而來，楚辭中的招魂，或者就是這種壓驚法的始祖，遍覓某某地方都不可久處，而要之以魂魄歸來為本旨？陳太后的壓驚法